

书名 中国经济反思录（下）

【版权页情况】

出版社：南方出版社

书号：ISBN 7—2733—4027—C

版本：2005年3月第1版

署名：蔡恩新/编著

电子版定价：5.00元

目录

第1辑 以投资的名义投机

- 一、克隆“佛兰根斯坦怪物”
- 二、冰冻下的股市
- 三、深圳：于无声处听惊雷
- 四、“黄牛”的末日
- 五、股票炒热了几亿人
- 六、8月9日，深圳打了个哆嗦
- 七、8月10日，深圳发生了骚乱
- 八、谁是深圳股灾的肇事者
- 九、梦魇醒来是早晨
- 十、股市，恶性贫血
- 十一、巨资充斥一级市场
- 十二、资本的“侵略性”
- 十三、每有喜庆必发难
- 十四、日甚一日的不公平竞争
- 十五、“泰坦尼克”的沉没
- 十六、新基金——散户的“陷阱”
- 十七、沉重的印花税

第2辑 亿万富翁的神化

- 一、悄悄崛起的高收入阶层
- 二、对中国有产者的思考
- 三、暴富群体——新生的累瘤
- 四、暴富群体聚敛资本的途径和方式
- 五、暴富群体滋生的特殊环境和条件
- 六、暴富群体的社会属性分析
- 七、对策：反腐败和深化改革并举
- 八、有产者的梦魇：富不过三代
- 九、寄生都市的“吸血鬼”

第3辑 贫富两极化：困境与思考

- 一、红灯：贫富两极化
- 二、“先富论”与“均富论”之争
- 三、谁是今天的穷人
- 四、困窘的“下岗”
- 五、社会保障：好大一棵树
- 六、失业保险的尴尬
- 七、贫困救济：城市改革的安全网
- 八、社会保障的未来
- 九、工薪族成了纳税主力
- 十、失税的高收入层

第4辑 又一个赚钱时代的结束

- 一、想死人的“抢购风”
- 二、库存积极——你有我有全都有
- 三、倒也，百货超市
- 四、泡沫中的亚洲
- 五、“黄金海岸”白沫翻天
- 六、砍掉暴利，房价可降一半
- 七、用明天钱，圆今天梦
- 八、贷款：有心无胆
- 九、银行大门只开了一道缝
- 十、住房：“买不起”与“买不买”
- 十一、速战速决
- 十二、直面三万亿：“割肉”也是赚

第5辑 知识经济与未来

- 一、世纪末的老板危机
- 二、知识经济：放逐草莽英雄
- 三、知识型富豪
- 四、知识——最佳的投资资本
- 五、98全球富豪启示录
- 六、“权富”总是让人鄙视
- 七、明天靠什么发财
- 八、明天做什么赚钱？

正文

第1辑 以投资的名义投机

市场就是一个怪物，它提供机会也制造陷阱。

股票，是非善恶众说纷纭。

对于兴风作浪于股市，翻手为之云覆于为雨的能者来说，股票不仅仅是一张张产权凭证，而是饱含生殖力气“财富之母”。比之于中国俗语，称之为“摇钱树”或者“聚宝盆”。

对于那些乏之血性、疏之水性、匿之理性而倾覆于潮涨落者来说，股市是“百慕大黑三角”，是爱琴海上魔女的歌声，会让人迷魂坠海。

与股市暂时无缘的芸芸众生，其对股市的天然倾向是古典的——尔虞我诈是股票的代名词，藏污纳垢之地非股市莫属。

如果“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那么股票应正经八百是姓“盗”了。哼，一条佛兰根斯坦式的千足虫——资本主义喂活了它，最终会送命于这条怪物的血盆大口之中。

中国人再也不愿继续纠缠于“争鸣”之中而让岁月流走。

新中国第一股在 80 年代中期，飘然降至，好奇心下面充满了狐疑，凤者居多，投入者寥寥，人们对股市反应迟钝，极为麻木，购买股票成了一项“政治”任务。

于无声处听惊雷。90 年代中国人似乎一下子从睡梦中醒来，全然不顾“股市风险乍起”的紧箍咒，趋之若鹜地跳入股海“捞”钱。股市何其烫手，野性的牛似乎已不可降服。

于是在深圳，在上海，我们看到了政策的反击，市场的报复。股市开始为令人捶胸顿足的持续下跌乃至暴跌所代替。

正是“读碾历史惊破胆”，翻开十余年的中国股史，留下了数不清的奇迹与神话。有过一只股票暴涨 200 倍的超级天价，看平均市盈率过 245 倍的畸形行情；有整整一个交易日里成交量为“0”的世界记录；有短短一年半载利润增长幅度达 1290 倍的魔股；有上市半年，亏损二亿的“垃圾股”。

当年有“黄牛”的炒买炒卖，其后是主力资金的兴风作浪。中国股市翻来覆去地炒了十余年，不仅炒出了“绩优股”，也炒火于“概念股”乃至什么“壳”资源。

股市曾为僧多粥少而挤破了门槛，而今却因为有近千家上市公司大喊“贫血”。曾经在高喊“狼来了”的警戒声中，深、沪两市照涨不误；而今素有“政策市”之称的股市，在一个个重大利好连续出台情况下，仍东倒西歪一摊泥似的，成了提起来一吊子，放下来一摊子的扶都扶不起的熊市。

当年 4.9% 的新股认购表造就了幸运儿，而今一级市场成为巨资的角逐场。当年，“捂”能生钱，而今只长点数不长钱，不跌点数光跌钱。

股市从来是拒绝过去的。股市的生存是在现在，股市的希望是在未来。这里是 1998 年，三千万股民正在目睹长虹的衰老，载荷着新基金的泰坦尼克的“沉没”，上市公司向 1000 家大关迈步挺进。

泡沫终究会破灭，但中国股市的希望绝对不会破灭。

一、克隆“弗兰根斯坦怪物”

多少人能忘记 30、40 年代上海在远东拥有的辉煌？只有具备足够的力量把握货币消长，左右经济起落的金融中心，才能焕发那等辉煌。号称亚州华尔街的外滩汉口路一带，黄金、外汇和证券，交易的数量和质量仅次于伦敦、纽约。股票交易，就是其中一道耀目的光束。

多少人记得 30、40 年代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那时的东京、香港面对这位东方大哥大，只有顶礼膜拜的份儿。直到今天，当年的大上海依然在港台连续剧中独领风骚，演义不尽当年的纵横捭阖。

丧钟终于响了——

那一天，是 1950 年 6 月 26 日。解放大军包围取缔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此证券交易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

从那一天后的三十五年里，股票不是经济学的有价凭证，而是政治学上剥削和欺诈的罪恶。在中国人的火眼金睛里，股票只是“弗兰根斯坦式怪物”(Frankenstein)——完全是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产物：资本主义制造出这只怪物，又将最终葬送于这只怪物。

——从“大萧条”到经济滞胀，我们兴灾乐祸地观赏华尔街的“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四”，不失时机地教导国人说：看啊，股票是“百慕大黑三角”、“埃及地”。

——古今中外罗列千千万万尔虞我诈的鲜活例证，深刻地恐吓着：股票是“肮脏龌龊”，纯系藏污纳垢之地，决非正派人驻足之所。

信不信？当我们翻开中国革命史，不仅看到了金戈铁马，刀光血影，也看到了一张张红色的股票。

60 年前，革命前已在为股票作出非凡的尝试。

1930 年 9 月，闽西苏维埃工农银行发行的股票，有如下规定：每股大洋一元。红利分配 60% 归股东照股摊分。

青年妇女取下身上的首饰，当场变卖，以买人工农银行的股票。

我们不由感叹：提出股票姓“资”还是姓“社”的，是多么的可笑。

股票在大陆销声匿迹三十五年后，再一次出现在人们面前。

历史能淡忘那一刻细节吗？

北京中南海。这是 1985 年的春天，世界著名的证券交易专家，纽约证券事务所董事长菲特先生，将一枚精致的纽约证交所徽章赠送给邓小平。当客人从小平手中接过一件礼品，顿时大惊：锦盒里一张绿色的上海飞乐音响股票。

客人非常敏感，当即要求专程访问上海。

董事长深信，中国证券交易过于平静的湖泊，将来一定会汇入世界海洋的惊涛骇浪。

“飞乐音响”成为新中国新一股。鸣响的是一声中国证券复苏的号角。

股票的发行在12月份。在“飞乐”发行的这一天，凌晨3时上海人冒着凛冽的寒风，在静安证券业务部的门口排起了长队。这是久违了的排队，上海人已告别了买肉、买料排队的过去，今天他们要当“股东”了。

惊人的一幕：证券大门打开不到6个小时，股票被心急的“阿拉”抢购一空。

按今天中国股市的标准，流通股本2000万只被认为是“小盘股”。那么，中国第一股的“飞乐音响”显得多么的不起眼：股票只有1万股，每股面值50元，总资本为50万元，其中法人股占35%，个人股占65%，也就是说向社会发售的仅有32.5万元（这不及今日一个股票大户的持仓量）。

而且，发行单位还是当年腰板不硬的集体企业——上海飞乐电声总厂。

《新民晚报》仅仅发表了一条小小的短讯。但世界却瞪大了眼。在股票发行当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及一些著名世界性广播电台，都在新闻节目中以当天要闻播出。日本《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大报纸，也都以整版报道。海外舆论不仅把它看成是中国股票市场的——一个起步，而且视为改革开放的重大突破，改革开放的温度计。

一个月后，第二只股票延中实业面世，也是“集体”。

时间是那么的缓慢，也是如此的眼花缭乱：股票发行由“集体”扩大到“全民”，由工业扩大到商业，金融、房地产。

到1989年，仅上海市已有11家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了股票。不以跬步，尤以致千里，当今日深、沪两地股市已近一千家时，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那不起眼的——飞乐音响。

从上海闹市区来，穿过外白渡桥，就看得见一座灰白色的西式洋楼。五层半的浦江饭店，每二层楼一个设计组合，外墙和门窗的结构互不一样。整个建筑像孩子玩积木，不经意的错位，却横生妙趣。

在50年前，浦江饭店就和许多上海人一样，有一个洋名字。在十里洋场的夜上海，有钱人花上足够的钱，可以在浦江饭店过上纸醉金迷的夜晚。

后来，十里洋场越来越豪华，这儿就冷落了。昔日风光不再。

现在，浦江饭店出了大名气。这栋遗忘的老洋楼装饰一新，作为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址，在改革大潮中扮演了十分醒目的角色。

当时的上海市长江泽民亲自召开座谈会，正式批准“飞乐”、“延中”上市交易。

1988年，上海股票市场上市股票已达6家。根据上市股票的平均成交价格，编制并发布了“静安指数”，基数定为100。

同年起，又编制了上海股票年报，股市开始逐步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如果再转看深圳，1987年，深圳第一家上市企业——深圳发展银行向社会发行股票。

1988年4月，深圳证券公司成立，股票可以挂牌交易了。股票，已经卷进了中国人的生活。

“摸着石头过河，”在股票领域，人们的改革实践正失于理论的探讨和争鸣，中国再也不愿继续纠缠于各种“争鸣”之中而让岁月流走。

二、冰冻下的股市

这是至今让人追悔莫及的镜头：

1987年，深圳发展银行发行股票，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只完成了计划的49.9%。市政府为力保股票能顺利上市，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动员，但市民们却反应冷淡，似乎都不愿意认购。

1988年12月，深圳的第二家上市企业——万科股票发行，依然门庭冷落，150万股没有人认购。

“当时怎么那么傻？”这自怨自责的不仅有深圳人，也有上海人。1987年，上海电真空增股，发行计划2200万元，实际上只认购400多万元。

在整个八十年代中晚期，无论是上海还是在深圳，人们对股票反应迟钝，极为麻木，观者居多，投入者寥寥。好奇心下面充满了狐疑。尤其是问津股市者甚少。

购买股票成了一项“政治”任务，政府要党员干部带头购买股票。一位上海老太懵懵懂懂买了五千元的“国债”，儿女一瞧，啊！是股票，整整数落了老太太好几年，老太太那个心疼呀。

股市如同“死市”。在深圳，上海上市的股票中，成交的比例不高。1987年上海股市仅为7%，也就是说，100张股票中只有7张股票交换易主，其余的93张却只是等到年终领取股息而已。这样的股票等同于一张储蓄存单。

由于股票交易清淡，股价长期低迷，不见起色。

上海。从1988年静安指数制订之日基数为100，其后三年间，指数几乎蛰伏不动，也有两次微微的上扬：

第一次是在1988年初，正临近股息红利的发放，指数上摸到115点，之后又回落了。

第二次上扬也是1989年股息红利发放之时，指数曾接近120点。

除这两次可怜的上扬外，上海的静安股指一直在很低的位置上徘徊。不仅如此，还出现了两次明显的低谷——1988年的“抢购风”，让指数跌至105点。

“六四”风波，深、沪股股市呈空头市场，股市萧条数月。

上海的静安指数跌至了最低点，仅为 83 点。
这样冷冷清清的股市气氛持续了整整一年多。

三、深圳：于无声处听惊雷

要真正读懂中国股市，那么回头去品味深圳的 90 狂夏。那气壮如牛的野性，一池千里的“崩盘”，还有顾此失彼的“监管”，令世界叹为观止。

1990 年 3 月，深圳股市的萧条终于有了“终结者”。也许是一种征兆，“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深圳原野公司打着这样的招股广告，预示着股市的升温。购股者为买股票排起了长龙，发行部门甚至请来警察维持秩序。

真是天壤之别。人们还清楚记得一年前，万科股票发行，门庭冷落，150 万股没有人认购。

不待人们醒悟，深圳股市骤然升温，沉在箱底的股票纷纷浮出了市面，股票转手越来越频繁。压抑的喜悦终于传染开了。更令人喜不自禁的是，发展银行在这个时候分红、送股、使精明的深圳人猛然发现一种快捷获利的途径——从事股票投资。

发展的价位几乎是一路上涨，深圳进入了“热市”。股市上人头攒动，许多单位已是人去楼空，购买股票的难度越来越大。市民中有一种普遍看法，股份制是改革的重要内容，政府决不会使其夭折。

纷纷认准股市是一株万无一失的摇钱树，“入市越早越好”，“股票只赚不陪”，于是缺乏风险意识，股市供求关系失衡，供不应求，使股市进入发烧状态。总值 2.24 亿元面额的股票值已抬到 28 亿元。

深圳股市的异常兴旺，其中原因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从积极的方面看，深圳特区企业经营环境较好，三资企业多，创汇业务量大，地理位置接近港、澳、台，交通方便，反应迅速，是一项重要因素。其次，深圳特区资金充沛，城乡居民普遍富裕。第三，与内地相比，金融意识较成熟。深圳人以拥有多种金融资产为荣的时尚观念比较盛行，上市股票品种少，流通量小，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从消极的方面看，市场法规不够完善；新股上市速度太慢，不少股东并不关心上市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而是以盲从和狂热的心理投身股市等等。

对于深圳股市突如其来的爆热，政府缺乏思想准备，不能适时运用经济手段调节股市。当时，急切要解决的问题是：股市持续高烧，股价持续上涨，黑市交易猖狂，以及在股市运行中不能很好地实行公正、公平的问题。政府采取了 3 种方法给股市降温，其一是采取涨跌停措施，其二是开征印花税和入息税，其三是打击场外非法交易。5 月 28 日，政府推出 10% 的涨跌限幅，6 月 18 日，又推出 5% 的涨跌限幅。6 月 20 日规

定：涨幅不得超过 1%，降幅不能超过 5%，调控效果依然不佳。7 月 1 日，颁布了证券税收规定：股息红利超过 1 年期限银行存款利息部分，收交 10% 的个人调节税；卖出股票征收 6% 的印花税。

正所谓“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炒风惊动了全国各地的投资者，纷纷云集深圳，推波助澜，哄抬抢购，股价涨势猛烈，高潮迭起。当时仅有的 5 种上市股票，发展、万科、金田、安达、原野都分别暴涨了 7~8 倍到数 10 倍不等。如股民所言，“专家不如炒家，炒家不如藏家”。

时间之短，涨幅之巨，简直无法用任何理由来解释。

进入 7 月，股市出行了“有行无市”、“有价无市”的景象，股价以每日 1% 向上递涨，限幅起到了相反作用，把人们预期增殖的心理更加强化了。由于股民普遍惜售，交投锐减，成交萎缩，股市驶入“空涨”的死胡同。甚至某些经营不佳，并遭银行不予继续贷款的企业，也照涨不误。

虽然一度传闻严厉的措施即将出台，一些股东开始猛抛手中股票，但吃进者也毫不逊色。结果，后悔者仍是抛家，而吃进者则个个洋洋得意，人们担心的暴跌并没有发生。

到这年的 11 月中旬末，按挂牌价计算。深圳 5 种股票总市值这 71.2 元，为原面值的 30 倍，发展银行的股价高涨到原价的 120 倍。“原始股”已裂变成一个惊人的大气泡。真正是一夜之间造就了无数暴发户。

白市上有价无货，股民被炙手可热的股票烫昏了头，便挺而走险入黑市吃货。黑市异常热闹，“黄牛党”个个趾高气扬。

这种哄抬的股价越来越悬吊空中，在国外称之为“空心”经济或“泡沫”经济，迟早会跌下来。一旦裂灭后，将会带来惨重的杀伤力。

政策，市场终于实施报复性反击了。

一个“黑色十一月”露出狰狞。

针对股市价格过高，黑市猖獗，秩序混乱等问题，深圳市推出了一系列治理措施：股价日升限幅为 5%；党政干部不准持股；印花税翻一番（达 12%）；严厉打击黑市交易等。

股民自觉高处不胜寒，丧失了牛气，跟风抛售，股价一路下泄，反过来又造成更大的恐慌抛盘。

深圳股市价格进入了大崩溃。

到新年到来前夕，各种股票下跌幅度分别为：安达 36%，万科 28%，金田 27%，发展 18%，原野 5%。股票市价总值从 71.2 亿元降至 60.8 亿元，平均市盈率从 65 倍下降到 50 倍。

但跌势还未停止。

此时持股者，绝大多数高位套牢，如果抛出，则亏损严重，另外加上交易佣金 5% 和印花税 12%，则更是雪上加霜。

截止到 1991 年 3 月 12 日，连续四个月的跌势，使 5 种股票平均下跌幅度已达 34% 左右。总市值已跌失了近 20 亿元。

而且，在深圳股市更是开创了一个前无古人“世界纪录”。在4月22日，从上午开盘到尾市收盘，5种股票价格均无一成交，创下了普天下绝无可能打破的“零的记录”，市场这是在向谁示威？股市冰冻已快至极点，是从危机走各调整还是走向崩溃呢？

股民的煎熬似乎遥遥无期。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又屡屡遭受重创，仅例举一例：1991年8月11日，放开深圳股价，深发展开盘仅一个小时，便狂跌了46%，从终点回到了起点，已跌落到了发展“定向配售”股的价格之下，深市熊态毕露。

救救股市！这哀婉的呼声似乎得到了政府的共鸣——动员机构资金努力托市，股价从9月后悄悄回升。

随之而来的，却应证了一句谚语：“好了疮疤忘了痛”，深圳股市步入了“牛市”青年期新一轮暴涨浪潮。

似乎在期待着’92狂飚的到来。

那时，疯狂将再一次让人们失去了理性。

上海：醒来的“阿拉”。

说来难以相信，上海的股票是深圳人炒热的。1990年盛夏，上海股市还在冬眠中。

当深圳股民得知上海股票价格还只不过刚刚突破面值的时候（电真空股价仅91.50元，还不到其面值），纷纷携带巨款涌入上海。一群挥师北上的不速之客，不动声色买下30万股后，静悄悄，搬师回朝。

短短半月，上海股权近半易主。

外来资金的侵入，犹如一支兴奋剂，给长期徘徊不前的上海股市注入了新的生机。由空头市场转入多头市场。

市价陡然上升，随后一路上扬不止。从7月到9月，不到2个月的时间，便涨至2—3倍以上。

上海人大梦方醒；股票乃是非凡之物。股民队伍象干瘪的气球经过充气一样一下子膨胀起来，连股票是怎么回事，应当懵懵懂懂“撞”入股海，上海人的胃口一下子吊得好高，上海的股市何其烫手。

120万百姓，以数10倍于深圳的储蓄实力，浩荡下海，千舟竞发，更有模仿深圳炒家而急起直追的原来上海的一批国库券“经营者”，阵容浩大，财力雄厚。

如烈火添干柴。此时正赶上国库券到期大兑现，上海的国家库券有6亿多元，兑付的资金加利息多达8亿元。

区区上海6种股票，个人发行总量尚不足5000万元，而流入的资金是它的9倍，如何经得起冲击，需求的强劲东风，搅得股市波涛滚滚，再无安宁之日。

以静安指数为证：

1990年4月7日，指数为91.20点。

6月1日，指数突破100大关。

7月26日，指数达155.49点。

8月5日，指数已突破300点大关。

如果参照世界股市，根据摩根·斯坦利国际资本指数，以1970年1月1日指数为100，到1990年年底，共20年时间内，美国股市指数增长于207%，英国为539%，日本为894%，世界股票市场平均指数增长了362%。相比之下，中国上海股票指数，则在短短六个月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二十年走的路程。

“豫园商场”独领风骚，成为上海股市中坚挺的股票。7月底的时候，面额100元的豫园挂牌牌价达300元；9月底，超过了400元（黑市价高达1000元）。

1990年的上海股票交易市场，股票价格呈稳步上升趋势，反映了市场供求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进入1991年新年以后，上海股市并不象深市那样惨遭空方打击，仍以极平稳的速度持续上涨。

到91年的3月中旬，豫园、小飞乐的价格都在面值的6倍左右，真空电子、延中实业、爱使电子、大飞乐价格也在面值4、5倍左右。进入6月份后，更是出现了全面买难的局面，股市洋溢着乐观的利多气氛，6月7日，“龙头股”真空电子逼近450大关，豫园商场在6月下旬冲过了1000元大关。

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惜售”心理是如此强烈，发展到1992年1月份更长，股市交易频繁出现白板，在全国出现于9个成交量为0的新纪录，这种冰冻的状况被戏称为“死市”，而股民惜售到如此地步，其原因有股价的节节升高，还有则是上市的股票太少。

据统计，1991年的上海股市虽然出现过下跌的时期，总的说来上升幅度较大。到岁末，8种上市股票平均市盈率已高达184倍。也就是说按该年度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184年才能收回成本。

所以曾为上海父母官的朱副总理说，深圳股票市场比上海好。因为深圳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的考验，人们的风险意识加强，上海股票价格只升没降，人们风险意识很差。

四、“黄牛”的末日

在90年代初的黑市交易，不能不说是一番“中国风景”。

上海、深圳两地都曾经对股票价格加以限制，结果是一样的。市场的灵魂是价格。被缚住灵魂的市场怎么发育。一时黑市猖獗，怨声载道。

到股票黑市看看，那些坐在茶馆里，手提“大哥大”，翘着二郎腿，指挥雇员炒股的“黄牛”们，正是黑市交易的主力。有“黄牛”夸下海口：“我想把它炒到多少就能炒到多少。”不少与证券公司内部人员打得火热，互相称兄弟。

在上海股市。自1990年“热夏”以后，为防止暴涨暴跌，有关方面似乎用意良苦地设定了涨跌板——涨跌幅度不能超过前一天股价的3%。股价每天以3%的幅度上涨，但是，却很

少有人愿意在柜台卖出，也就成了“有行无市”的窘相。由于黑市比白市高出30—100%，因而股民买卖转向了黑市，在证券公司的门口，坐镇的“黄牛”们与客户讨价还价，在场外谈妥好价格，双双去柜台过户交割，按挂牌价合法地办了过户手续，出了台后，再由买方私下将差价贴补给卖方。黑市交易是政府明令禁止的。上海有关当局为此再次公布措施，客户私下成交或指定卖出对象的股票，证券机构一律不得办理过户手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过户”上又出现了许多“怪”现象：有的黄牛自有钻营之术，通过证券公司的关系办理了过户。而场外交易也不再是股票的买卖了，若附上过户必须提交的印鉴、身份证、息折卡、价格最高，可以按黑市价成交；没有印鉴、身份证等的，价格为次。

在这之中，制造假印鉴、伪身份证等现象时有发生。等买进的人排队过户时，才发觉上当受骗，再去找“媒子”解决问题，其中麻烦自不必说了；而黑市霸道，硬抢硬夺现象也为数不少。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运作，证券公司柜台不再直接从事股票交易，必须全部集中进场竞价，客户买卖通过向证券公司柜台办理委托。成交后，由上海证交所集中办理过户手续。

这些控制手段，使场外交易一时濒临“不顶之灾”，黑市股价暴跌，真空电子黑市价从850元跌到400元。

由于黑市交易产生的弊病，使经过无数次转手未过户的股票不能确定归属，在股东花名册上也难以核查，而这些股票又混迹市场，投资者买人就会遭受损失。于是，上海证券交易所采取“先过户，后交割”，把企图蒙混过关的黑市股票一一剔除出来。

1990年7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实行了电脑过户系统，彻底解决了人工动作方式中的种种不足；全面实行“股票帐户”，把老股东的股东名卡换成一种新的股票帐户，并规定原来的股东名卡至9月16日后停止使用。将股票全部集中上海证券交易所保管。这一措施真正挖了上海黑市交易的根子，使黑市交易彻底垮掉了。

在此之前的1个多月时间里，上海油菜大户牵头发动，到浙江兰溪凤凰化工厂所在地向该公司职工以高出场内交易价收购股票。先后共倒卖倒买数千股。这些炒手正盘算在9月16日之前几日抛售，但8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突然发出通知，决定从该日起，凡凤凰股票的买卖一律凭股票帐户进行，使得“黑凤凰”难以飞入市场。

由于9月16日规定一律采用股票帐户，上海证交所知道会有黑市股票要“大逃亡”，当时曾想到8种上市股票采取统一措施，但是正好那时候有些股票在增股，很多人要凭股东名卡去办理，故不得换股票帐户。而“黑凤凰”特别猖獗，所以要选择它作为突破对象。

自此后，上海股票黑市由兴而衰。但真正让黑市无疾而终的，则是市场的因素——股市全面放开价格，实行完全的市场调节。

黑市交易在深圳股市也一度猖獗。

1990年10月21日，香港《天天日报》在“重要新闻版”，作了一项显赫报道，题目是《股票凶案震动中央，派员南下调查》。消息说：“深圳股市之股票出售分配僧多粥少，因此诞生出一畸形产物，造成场外黑市买卖……。一武警以权谋私布局夺财害三命惨案。”直到11月31日，《深圳法制报》终于向社会公布了案情真相：“诈售股票实抢巨款连杀两人，提醒市民注意，切忌黑市交易。”

深圳股市凶案发生之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深圳股市的黑市交易情况。凶犯自称有5000股发展行股票出售，他对被害者说不想在股票市场作场内交易，当时场内挂牌是50多元一股，而场外黑市交易价已抬到105元一股，愿以低于场外价而又高于场内价卖给被害者。当然，这是一个骗局，但这种交易方式则是不折不扣的场外黑市交易。

深圳股市黑市交易的盛行，为投资者平添了种种风险：

最有可能高价买人假股票。一是“以假乱真”，违法者用冒制的“股票”或“交割单”来鱼目混珠，瞒天过海。二是“以小充大”，违法者在真股票上涂改，加上几个“0”便可以牟取暴利，而买股票者因黑市交易股票属违法行为，不便去办理，只有“哑巴吃黄连”。这种情况多发生在黑市上多次易手的股票，且交易双方互不认识。

再有则是购入别人已经挂失的股票。由于深圳股市当时存在种种问题，客观上给场外黑市交易的兴盛造成了一些可乘之机，但多数人认为，黑市交易屡禁不绝，是和人们的趋利心理分不开的。也确有些“大炒家”，故意要制造场外交易，从中渔利。

深圳市政府曾于5月18日发布通告，告诫市民不要参与场外非法交易。1990年11月中旬，深圳市证券市场领导小组根据“整顿、管理、发展相结合”的原则作出一系列决定，包括：坚决查处各类非法发行“股票”的行为，直至对这类行为绳之以法。坚决取缔场外非法交易和一些人内外勾结搞“包过户”的黑市交易，并从严查处有关人员……。

深圳证券交易所实行电脑过户，交易无纸化，集中托管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也有力地杜绝黑市交易。

我国股市的黑市场外交易曾经一度十分猖獗，但通过对股票市场管理的加强，交易电脑化的应用，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猖獗的黑市交易。不过，由于股票供求关系不平衡，市场被大户操纵的现象仍然存在，私下交易变得更隐蔽，手法更多样，形式“合法化”。

五、股票炒热了几亿人

一阵旋风过后，股票热席卷神州。

倒数 5 年，谁知道股票是什么玩意？可偏偏就在 1992 年炒疯了。

报刊、电台、你点火，我扇风，股票直冲九天。

《中国股市快讯》、《股票与投资报》等专业报刊，平地涌起，飞向千家万户。

书摊已折射出黄金般的诱惑，《股市诀窍》、《股票技巧》、《股票发财秘诀》……之类的书多达几十种，购者之集，乐坏了书商。一部要价 96 元的《股票知识大全》，冒充《经济日报》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征订者还十分踊跃。

工农商学兵，个个成了“准股民”，居委会的老太太研讨的也是“布林线”、“移动平均线”这类专业话题，琢磨起来一个比一个着迷。

当然，最火爆的还是聚集在证券公司的门口，听资深股民谈经论道——“还有谁比我更知道本公司的底细？本公司的股票溢价超过企业盈利率几倍时，我就犯愁了，抛不抛？超过 10 倍了，坚决抛，结果继续看涨，20 倍，30 倍……我后悔莫及。”

“还有比我更傻的吗？”

最刺激的是深圳股市。最高时黑市值暴涨到面值的 200 倍 1 元钱涨成了 250 元。谁有这福分。

到如今，多少人吃“后悔药”。1987 年发展银行的股票，没人买，送到党政机关劝干部带头买——支持改革开放喽。那会儿舍得出点钱的，许多人暴发了。

市值暴涨 2.00 多倍，这在世界股市上有例证，但决非如此短的时间，美国的可口可乐股票值上百美元？可人家是几十年发展壮大而成的，中国哪家上市公司敢跟可口可乐叫板？

是真懂真怕，半懂半怕，不懂不怕，真懂的寥寥无几，半懂不懂的，来势迅猛。用不着谁来饶舌什么“风险”，赚钱的不正是捂股票的，而非抛股票的么！

在各大城市都在流传着幸运儿的神话：

版本 1：保安县的农民，看见股票花花绿绿，别人都去买，也去买来，但嫌炒麻烦，就压在箱子底下，结果“压”出了 200 多倍的暴利，转眼之间成了富翁。

版本 2：深圳某君，几年前砸锅卖铁，连冰箱都抵押了，加上借款，凑了一二十万元炒股票。他事先说：“炒砸了就跳楼”。没想到一年多时间，炒出了 1000 多万元！

版本 3：武汉大学一文科教授，最初只投了 5000 元，3 年功夫，炒出了 150 万元。他的一位朋友初入市量大点，现有股票数市值达 2000 多万元！

版本 4：深圳某打工仔，借了 5000 元入市，三年风吹浪打，已是高段位炒家，身家以千万元计。百分之百的食利阶层。

版本 5：上海某老太，鬼使神差地将国债买成了股票，几

年后终于扬眉吐气。

发财的欲望是人的自私天性？股票一夜之间，使不少人成为百万富翁，而且这些人曾经是自己一样的小人物，怎能不激起更多人的发财梦。

如果说 100% 的利润，会让资本家甘冒砍头的危险，那么 200 倍的利润怎能不让股市发疯呢？

偌大的中国，深圳开始上市的又只有 5 家，面值不过几亿元。股票就那么一丁点儿。都去抢，股票市值完全脱离企业效益暴涨。而越涨，抢的人就越多，大量流向深圳的内资，也去炒股票。在深圳，一手股票似乎成了唯一需要凭证供应的商品。由于一人只能取一份股票认购证，内地有人带了满满一旅行袋乡亲父老的身份证来领取认购证。

全国都去“炒”深圳，那能不炒得天翻地覆？

六、8月9日，深圳打了个哆嗦

终于盼到了。天降厚礼，深圳向全社会公众发行 5 亿元的新股票。相约在 1992 年 8 月 9 日。

自 7 日下午，在全市 300 个认购抽签表发售网点就排起了队伍。至 9 日早已形成了 300 条长长的巨龙，总人数高达 120 万人。

这 120 万人中，大概没有几个人知道本次都将上市的是哪些公司，更没人知道每股溢价发行价是多少。只是从传媒报道得知：本次采用买表抽签方式认购，发售新股抽签表——500 万张，每张表收费 100 元，每人一次最多可持有 10 张身份证购买 10 张，然后一次性抽出 50 万张中签表格，实际中签率为 10%，每张中签表可认购新股 1000 股。

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去年有幸中一张签买到 2000 股股票的人，投资最多仅 7000 元左右，如果在今年市价最高时抛出，收益最少的也可赚回 3 万多元。

这种丰厚回报的示范效应，引发了千千万万人对今年深圳发行新股的密切关注：

风传多时将有了新的公司上市股票，家家实力雄厚。

小意思——百姓手里的钞票，已经捏出了水。

又传当局将限制个人购买的份额。

不要紧——多准备一些身份证就是了。

还说不再限制外地居民购买深圳股票。

太好了——京津沪、云贵川、海南岛、新疆，……无数农民百姓的天数身份，汇集到深圳，传闻某山东汉子一口气扛来 1800 张，创本次携带外地身份证之最。

据行内人士估计，到 7 日公布新股发行方案时，汇集到深圳的外地身份证已高达 2000 多万张；从广州方向来的人说：广州至深圳的列车列列爆满，一张不到 15 元的火车票黑市炒到 100 多元乃至 300 元；

从深圳邻近各市县开来的汽车日夜川流不息，票价也成倍上涨了；

深圳市许多单位和家庭的电话处于半瘫痪状态，时常没有蜂音，拨不出去；

深圳市内所有的酒店、宾馆和大大小小的招待所均告爆满，于是，那些被雇来排队的“马仔”或赶来的“准股民”便直奔发售网点门前露宿排队。

在队伍中，常常可以见到结伙而来的打工仔，几十人的草帽是一样的，雨伞是一色的，塑料小凳形态也是一样的。

“你是给谁排队？”记者问。

“给别人排的。”

“怎么给你报酬呢？”

“我给他排队买到10张表，他给我500元，这钱赚得好辛苦啊！”

晚上，整个深圳市的大街上已经成了人的海洋。那些没排上队的人(包括民工、外地人员以及各种闲杂人员)在各条街道闲逛。全市街道上，到处都是被遗弃的报纸、空饭盒、饮料盒罐等垃圾。因排队秩序引发的纠纷此伏彼起，打架斗殴的事时有发生。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也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显得疲惫不堪。

忍着30多度的高温、忍着饥渴、忍着两夜一天不眠的困倦，上百万人在拥挤中等候着9日早晨的到来。

9日一大早，尽管离发售时间还早，但到处都已是人声鼎沸，有些发售点秩序已开始混乱，在交通银行宝安南路营业部和证券业务部门前，人头汹涌，已毫无秩序可言。潮水一样涌来涌去的人群将铁拉门挤得变形。前面的人为了缓解压力，时而在矿泉水向后面的人群中挥洒，后面的人也投桃报李，不一会儿，从门内伸出一把笞帚，向挤在门前的人劈头盖脑地敲打，而挨打的人干脆夺过笞帚，又向后面的人群中乱打。

8时左右，招商银行上步营业部。大约1500人排成10多排队伍，公安干警和保安人员分段把守，到发售时，维持秩序的公安干警从中间的一排人中每次叫起约10个人进银行内买表，可是还没等卖出多少，秩序就开始大乱。先是被拦在铁门外的人弄开了铁门，潮水一样涌进广场，迫使本来坐在后面的人不得不站起来；随后不久，后面又有人起哄，向前拥来，前面的人吓得也只好站起来朝前拥去，一时间，数千人冲上台阶，洪水泛滥似地朝银行的大门冲去，那场面，即使是旁观者也不能不胆战心惊。

好在维持秩序的公安干警果断，及时关上了银行的大门，又竭尽全力把汹涌的人流拦在大门前，并迫使人们当场坐下，才避免了一场惨剧。

但是虎视眈眈的人群紧紧地挤在银行的大门口，谁还敢开门售表？可以想见，只要门一开，人们肯定会立即站起来向门内冲去。

于是售表被迫中断。

过了很久，人群中突然响起了掌声，原来是来了一小队提着电警棍的防暴队员，总算将乱哄哄的人群重新整理成几行队伍，当军衣已经全部被汗水浸透的防暴队员要离开时，队伍中不少人都高声呼喊：“你们不能走，你们一走这儿还会乱！”但是他们还是匆匆忙忙地走了。

面对汹涌的人流，分散在 300 个网点的区区几千干警，警力就显得不足。不少发售点发售秩序曾几度混乱，致使不能按照预订时间售表或被迫中断售表。位于红荔路的交通银行深圳市分行营业部，维护秩序的干警和保安挥舞警棍也难以压住阵脚，有人不得已只好抡起腰带来维持秩序。铁栏杆被挤倒了，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只好停售。深圳市一家医院的几位医生述说这个点的场面和自己的心境时说：“我们是老实实在地排了两天一夜，本来快要排到了，结果却给‘挤黄’了，身上带的钱都像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到后来我们看大事不好，只想挤出去，还是活命要紧，好在我们一年还能挣万把元的工资，也多亏铁栏杆挤开了，我们才跑出来，认购抽签表没买到不说，身上还留下了伤痕。”

“走吧，不买了，命要紧了！”一个老头对自己的儿子说。10 时许，深圳市红十字会医院第二门诊部。值班的医生称，受伤者比较多，现在消毒过的外用医疗用具已没有了，正在向其他医院借。走廊里有一个头上包扎过的男青年，污秽的背心上沾满了血迹。他说在拥挤中头部被一块飞来的石头打伤，刚刚缝合过，说罢不断地唉声叹气，自认倒霉。观察室里一个男青年正在打点滴，他是因为站了两天一夜昏死过去了。另一个男青年由一女青年搀扶着，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他们也是刚刚退下来。医生诊断为中暑、肠炎。女青年告诉医生，他们是从辽宁带着几百张身份证赶来的，站了两天一夜，她也自认倒霉：“不买了，回宾馆去。”

下午 3 时左右，深圳市突然下起了暴雨。交通银行深圳市分行营业部，这里已经恢复售卖。只见中午已逐渐散去的人群这时又排起了长长的巨龙。任凭暴雨抽打，既不躲也不藏，不分男女老少，一个紧抱一个的腰，等候着轮到自己，那场面也确实让人感动。

晚上 7:30 分，深圳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打出字幕：“新股认购抽签表已售出 90%，预计 9:00 左右可全部售完。”在紧接着的深圳新闻节目中，也播发了同样的内容。

晚 9 时，绝大部分网点已贴出“新股认购抽签表已售完”的告示。但仍然聚集着一些没有买到新股抽签表又不甘心散去的人们。每个宣布售完的网点门前都是一狼藉，到处都是压瘪的饮料瓶、破椅子、破雨伞、饭盒、鞋子以及无人认领的自行车等等。一位记者感慨地说：“深圳好象发生了一场地震。”

七、8 月 10 日，深圳发生了骚乱

10日，深圳的新闻媒介刊发的通稿中称：“尽管昨天各网点的数字很多，情况复杂，‘但在多方面的密切配合和共同努力下，发售工作体现了‘公正、安全、高效’，没有发生重伤和死亡事故。”“这次新股发行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体现了公正、安全、高效原则。”

而深圳河对面的香港传媒自然是专“阴暗面”报道，从电视播放的镜头和报纸刊出的大幅照片中可以看到那混乱的场面，那准股民大打出手的群殴瞬间，那在人头上挥舞的警棍、皮带和竹竿甚至雨伞把，那潮水——样拥来挤去的人群，那一片狼藉的场地，那醒目的大字标题和翔实的报道，与深圳的新闻媒介相比形成了极大反差。

从9日晚起，就开始有人倒卖抽签表。10日晨，有些售票网点门口出现了一些倒卖新股认购抽签表的“神秘人物”，原价1000元的10张新股认购抽签表，要价低的3300元，高的达5000——6000元，而且有的人倒卖的表格是几十张甚至上百张连号的。在倒卖抽签表的“神秘人物”中，竟然还有身穿武警和保安服装的人物，还有的尽管脱掉了上衣，但是穿的裤子仍然是武警的。当晚，在香港电视台播出的新闻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类镜头。

10日傍晚，发生了示威游行，并演变成一场震惊全国的骚乱。

据目击者说，10日傍晚，在位于深圳市红荔路的交通银行前，有一骑着警用摩托车、穿着警裤、携带许多新股认购抽签表的人，引起了众人的责问，骚乱由此而起，停在附近或经过此地的几辆警用汽车、面包车和摩托车被推翻或烧毁，人群中不时飞出一些石块、饮料瓶，扔向赶来维护秩序的公安和武警。为了制止骚乱，防暴警察发射了催泪弹、空爆弹并使用了高压水枪，于是，这里成了深圳“8.10”事件中发生骚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据第二天的《深圳特区报》报道，在这里一共有两辆汽车、四辆摩托车被烧毁，四辆汽车被推翻，多名干警被打伤。而示威游行是于傍晚6时左右开始的。先是数十名外地股民，打着“我们要公平，我们要股票”、“抗议官员营私舞弊”、“到市府去，我们要公平、反舞弊”、“重新公正发表”及反对贪污要求公正”等横幅标语，走向市政府。沿途不断有人加入或跟随围观。结果当示威游行的队伍到达市政府门前时，算上围观的群众已约有上万人，此时的市政府大门前，已站有一排头戴钢盔、手执警棍、盾牌的防暴警察，封死了市政府的大门。这上万人在市政府门口不断高呼“我们要见市长”。有市政府工作人员要求示威游行派出一位代表进入市政府院内谈判，但是被拒绝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人越聚越多。

为了疏导人们尽快散去，深圳市公安局出动的广播车不断地劝人们“回家吃饭”，并告诫说：“这是少数人挑动闹事，政府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但是效果不佳。